

「王羲之愛鵝」的解讀與探究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ploration for Wang Xizhi's passion of goose

劉北一

Liu, Bei-Yi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王羲之愛鵝」這個歷史典故流傳甚廣，世人在解讀「王羲之」與「鵝」這二者之關聯時，往往從世俗的功利主義視角去研判：王羲之是書法大家，其書法造詣獨樹一幟，人們試圖將其「書法」與「鵝」聯繫在一起，認為王羲之從鵝的姿態中受到了某種啟發；王羲之是道教信徒，魏晉時期流行服食丹藥以求長生不老，丹藥有熱毒，傳聞鵝肉有解毒之功，故而愛鵝是為食肉解毒；有人認為魏晉動盪的社會氛圍導致了人們在精神上的極大解放，社會名士多借用有別于常人的言行表達自我思想的解放，「王羲之愛鵝」是一種表達浪漫情懷的行為。

本文從「王羲之」作為社會群體中的個體「人」這個概念出發，從人本身的行為分析論述，而脫離世人所聯想的時代特徵、書法藝術等制約性因素去爬梳較為可靠的邏輯。

【關鍵字】王羲之、愛鵝、解讀、探究

一、「王羲之愛鵝」的兩種學術論證

1、書法藝術與鵝之形態說

王羲之往往以「書聖」的形象出現在世人的認知之中，也就難免關於他的研究大多與書法藝術相關聯。宋陳師道《後山談叢》載：

蘇、黃兩公皆喜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耳。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為法，此其異也。¹

清代書法家包世臣認為，「王羲之愛鵝」是與書法相關，鵝的體態及行姿，對王羲之在執筆、運筆方面有很大的啟發。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說：

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夾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中指內鉤，小指貼無名指外距，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

2

可見歷代書界樂見於「王羲之愛鵝」與「書法」有密不可分的關聯，誠然，陳師道認為蘇、黃書寫不能懸手，而王羲之解決了這個問題，原因在於從鵝頸的動態中得到啟發。包世臣認為王羲之在書寫過程中通過觀察鵝的泳姿受到了啟發。陳與包都在論述中具體提出了二者之間的關聯性，這些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被書法界接受了。當代書界中的學術研究基本也因循這種邏輯或將之視為一種範式，甚至臺灣的一個書法組織以「換鵝書會」命名，可見此說影響之大。

誠然，陳師道與包世臣在論述過程中進行了深入的觀察、比較研究，具體論證了書法用筆與鵝姿之間的關聯，但問題是，這二者是兩種不同的、無法具體類比的事務，不同人的解讀也不盡相同，如何進行合理的邏輯推演？如何進行量化研究？如果不能解決這些疑問，就會陷入主觀邏輯判斷之誤，成為世人讚揚「右軍高雅」的主觀臆測。

¹ [宋]陳師道、[宋]朱彧著；李偉國校《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後山談叢卷二之一，中華書局，2007年。

²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清咸豐觀樂堂刻本，卷五〈論書一〉述書上。

2、服食與解毒說

在 1933 年，史學家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詳細論述了「王羲之愛鵝」的問題。³陳寅恪否定了陳師道及包世臣的觀點。⁴他又從社會歷史學的視角，從天師道信徒的身份去分析這個典故，即天師道信徒服食丹藥，丹藥所產生的金屬毒素累積在身體之內而引發不適，陳寅恪引用醫學典籍的相關記載，佐證鵝具有「解五臟丹毒之功效，與服食者相宜」。故而認為此事非「右軍高逸，而道士鄙俗也」。即認為，「王羲之愛鵝」是因為「食鵝肉解毒」的關係，而非其他原因。這一觀點可謂獨樹一幟並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

陳寅恪在這篇論著中一方面極力懷疑甚至否認有關「王羲之愛鵝」的史料真實性；同時他認為本草藥物之學出自道家，又查閱唐孟詵《食療本草》及李時珍《本草綱目》等醫學典籍，認為「鵝之為物，乃有解五臟丹毒之功用，本草列為上品，宜於服丹之人食之。」作者進一步查閱了陳寅恪所列文獻資料：

南朝陶弘景《名醫引錄》載：「鵝列為上品。」⁵

唐孟詵《食療本草》載：「性冷，不可多食。令人易霍亂。與服丹石人相宜。亦發痼疾。」⁶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載：「鵝氣味俱濃，發風發瘡，莫此為甚，火熏者尤毒。曾目擊其害，而本草謂其性涼利五臟，可發胃氣者皆能生津，豈獨止渴者便曰性涼乎？參苓白術散乃治渴要藥，何嘗寒涼耶？」⁷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引注《日華子諸家本草》載：「白鵝：辛，涼，無毒。蒼鵝：冷，有毒，發瘡腫。」⁸

³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42-44。

⁴ 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極力否定了陳師道和包世臣的觀點，但並未有具體的回應。

⁵ 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43。

⁶ 唐孟詵：《食療本草》，中華書局，2011年，卷中-鵝。

⁷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年，四十七-禽部。

⁸ 同上。

綜合以上典籍所載的內容可以看出，陳寅恪的論述有斷章取義之嫌。另據該文所列《抱樸子內篇·仙藥篇》引《神農經》：

「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

又《名醫別錄》：「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

從這些文獻中可見陳寅恪所記述內容語義不實，既然上藥無毒，何以尋求解毒之藥？何以用鵝肉解五臟丹毒？此間前後語義矛盾，邏輯不清，並未可信。

二、王羲之愛鵝的社會解讀

1、從繪畫視角分析

「王羲之愛鵝」為有據可查的歷史典故，成為歷代畫家摹寫的題材之一。據可考的最早的是南宋馬遠所繪〈王羲之玩鵝圖〉，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見圖 1）畫中的場景開闊，古松盤桓，清溪遠遊，王羲之倚松而坐，手持涼扇，悠然自得地觀賞白鵝戲水。元代的錢選所繪〈王羲之觀鵝圖〉，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見圖 2）畫中近景樹木蔥郁，竹林叢生，亭台掩映，王羲之亭中倚欄而望，水中一雙白鵝仿佛聽到了王羲之的召喚，朝涼亭徐徐遊來。整幅畫面意境清幽，人與鵝的互動十分感人。明代徐渭曾作〈王羲之賞鵝圖〉，（見圖 3）畫中王羲之倚石而坐，背後巨石聳立，樹木清幽，一童子抱鵝而來，右軍玩鵝的情景在畫中再現。明末清初的陳洪綬所畫〈王羲之籠鵝圖〉，（見圖 4）此圖按照歷史典故「右軍籠鵝而歸」所繪，畫中的王羲之神情自若、袖帶飄搖，小僕緊隨其後，手持鵝籠，一白鵝安臥其中。至清代，〈王羲之愛鵝圖〉已經成了「四美圖」之一。⁹清末民初的倪田所作〈王羲之賞鵝圖〉，（見圖 5）畫中石橋臥波，主人公王羲之和一童子站立橋頭，水中清波蕩漾，四隻白鵝神態各異，自在地在水中嬉戲，時而鳴叫回應岸上的觀者，可謂場面生動。海派任伯年曾多作此題材。（見圖 6）從民國至今，有關「王羲之愛鵝」的畫作數不勝數，在此不一一列舉。

⁹ 〈四美圖〉分別為〈蘇東坡愛硯圖〉、〈米芾愛石圖〉、〈陶淵明愛菊圖〉、〈王羲之愛鵝圖〉。



圖1 馬遠（傳）〈王羲之玩鵝圖〉



圖 2-1 元 錢選 《王羲之觀鵝圖》

從歷代畫家的創作來看，「王羲之愛鵝」這個典故已被畫界廣泛理解和接受。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主人公與鵝的互動情景是真切的、感人的，又豈是陳寅恪所描述的「非右軍之高逸」。



圖 2-2 元 錢選 《王羲之觀鵝圖》



圖 3 明 徐渭《王羲之賞鵝圖》



圖 4 明末清初 陳洪綬 〈王羲之籠鵝圖〉



圖 5 清末民初 倪田 〈王羲之賞鵝圖〉



圖 6 清末民初 任伯年 〈王羲之愛鵝圖〉

2、從詩歌視角分析

詩歌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藝術家表現社會生活及人生理念的重要文學題材，唐宋詩歌善於借用典故增加文化歷史內涵。期中借用「王羲之愛鵝」這個典故的作品頗多。

《道州北池放鵝》 唐 呂溫

我非好鵝癖，爾乏鳴雁姿。安得免沸鼎，澹然遊清池。
見生不忍食，深情固在斯。能自遠飛去，無念稻粱為。

《得房公池鵝》 唐 杜甫

房相西亭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
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王右軍》 唐 李白

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
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送賀賓客歸越》 唐 李白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唐 李白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
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此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
掃拭青玉簟，為余置金尊。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
何時複來此，再得洗鬣煩。

《鵝贈鶴》 唐 白居易

君因風送入青雲，我被人驅向鴨群。
雪頸霜毛紅網掌，請看何處不如君？

《鶴答鵝》唐 白居易

右軍歿後欲何依，只合隨雞逐鴨飛。
未必犧牲及吾輩，大都我瘦勝君肥。

《寄米元章》北宋 魏泰

綠野風回草偃波。方塘疏雨淨傾荷。
幾年蕭寺書紅葉，一日山陰換白鵝。
湘浦昔同要月醉，洞湖還憶扣舷歌。
緇衣化盡故山去，白髮相思一陪多。

這些詩或回顧歷史，或借物喻人，或及時應景，更說明瞭「王羲之愛鵝」這個典故的感染力，這種文學藝術層面的理解與王羲之的心性、行為是相吻合的。這本是一個高雅的生活情趣，不應被過度的解讀甚至扭曲。

3、鵝的審美特徵

中國鵝起源於鴻雁，¹⁰是中國馴養最早的水禽之一，這種和中國古代先民密切的關聯可以從文學創作中體現出來，也由此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表現要素。當然這種關聯除了社會生產方面的原因，還源於鵝這個物種的審美特徵，如雪白的羽毛、長長的脖頸、高昂的鳴聲、優雅的身姿等等。晉沈充〈鵝賦序〉曰：

於時有綠眼黃喙，家家有焉。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為暴犬所害，惜其不終，故為之賦云。¹¹

又晉蘇彥〈鵝詩序〉曰：

時暫出郡，忽聞鵝鳴聲甚哀急，乃雲野人所致。外吏規為方便。以俟送客。聞之悵然。又感莊生善鳴之雁，若其無音，將充庖廚，豈得放任，矯翮籠樊。

12

¹⁰ 薄吾成：〈試論中國家鵝的起源〉，《農業考古》1996年03期，頁67-74。
，頁67-74。

¹¹ 見北魏賈思勰著，石聲漢校：《齊民要術》，中華書局，2015年，卷第六，養鵝、鴨第六十；

可見晉時人們已經用文學作品歌詠鵝的美感，從鵝的體態、毛色、鳴叫等方面逐一品評之，也印證了鵝在這一時期確有觀賞價值。

中國鵝的品類繁多，從形態上來說極具特色的有廣東獅頭鵝、(見圖 7) 安徽西部的皖西白鵝 (見圖 8)、江浙的浙東白鵝等。(見圖 9) 中國鵝的歷史悠久，¹³ 其中的浙東白鵝與皖西白鵝距離王羲之活動區域相近。浙東白鵝體型瘦長，羽毛潔白，有清秀之相；皖西白鵝肥壯，頭包巨大，包型變化豐富，毛色多有花紋，叫聲高昂。這兩種鵝極通人性，不懼人，易於寵飼觀賞。



圖 7 廣東獅頭鵝



圖 8 皖西白鵝 左雄右雌

又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九十一鳥部中。

¹²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九十一鳥部中。

¹³ 《莊子·山木》中有這樣一段故事：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從《莊子·山木》中可以推斷，莊周生於西元前 379 年¹³，由此，他的生長時代至今約有 2400 年的歷史。另據《爾雅》釋鳥中記載：「舒雁，鵝。」《說文》中關於鵝的解釋：「雁，鵝也。鴈與雁各字。鵝與鶉鵝各物。許意佳部雁為鴻雁；鳥部鴈為鵝。鶉鵝為野鵝。單呼鵝為人家所畜之鵝。今字雁鴈不分久矣。《爾雅》舒雁，鵝是也。李巡云：野曰鴈，家曰鵝。言舒鴈者則鵝也。鵝謂之舒雁者，家養馴不畏人，飛行舒遲也。是則當作舒雁，謂之雁之舒者也。雁在野，鵝為家雁也。」由此可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們還是習慣將馴養成的鵝稱之為雁。但野雁與家雁的區別在《爾雅》與《說文》中已經有了清晰的表述。也可以從此推斷，早期所馴養的家雁（鵝）與野雁（鴻雁）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差異，即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鵝保持著鴻雁的基本特徵。隨著歷史的演進，鵝的地域性特徵逐漸顯現。



圖9 浙東白鵝 雌

三、從王羲之的身份入手分析論證

1、王氏家族的顯赫聲名

王羲之的家族是晉代屈指可數的豪門旺族，祖父王正為尚書郎。他的父親王曠為淮南太守，曾倡議晉室渡江，于江左稱制，建立東晉王朝。王羲之的堂伯父王導更是名聞於世，是東晉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堂伯父王敦是東晉的軍事統帥。琅琊王氏在東晉可謂權傾一時，熾盛隆貴。王羲之本人的官位歷任秘書郎、甯遠將軍、江州刺史，後為會稽內史，領右將軍。¹⁴

回應陳寅恪的觀點，以王羲之顯赫的家族及個人的社會地位來說，如果「愛鵝」是為了食用之目的，則大可不必親自尋鵝，完全可以派手下的人前往辦理，而且也無需挑選有特徵的鵝，無非是桌上的菜品罷了。而史料卻無一記載有關「王羲之喜食鵝肉」之事，更無「服食丹藥解毒」之文，依照《世說新語》等時下典籍所刊之故事十分龐雜，甚至怪誕之事尋常，難道收錄「右軍喜食鵝肉」會影響其高雅之形象麼？此事若以「右軍服食解毒」之典傳世，根本無傷大雅。故陳寅恪的這種觀點根本經不起推敲。

2、王羲之的文藝情懷

王羲之是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其書法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

¹⁴ 房玄齡：《晉書》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1974年，頁2098-2100。

廣采眾長，自成一家，影響深遠。

代表作《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在書法史上，他與其子王獻之合稱為「二王」。王羲之的《蘭亭序》不僅反映了其書法水準，同時也體現了他的文學素養和他對「天人」、「物我」關係的深刻理解。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從《蘭亭序》所節錄的這段文意可以看出王羲之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獨特情懷，自然萬物在他的眼裏是那麼富有生機，仿佛是大自然為他安排的場域，令他欣然往之。「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可以看出他細膩的情感，對外物一草一木的深切關注。「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這可以看出他對「物」與「我」情感交融的理解，這也是他在情感方面的一種寄託。所以從這點上來分析，王羲之對鵝的那種情感就不難理解了。

3、王羲之愛鵝的心性與類比

關於王「王羲之愛鵝」的典故多有史書刊載，內容大體類似，《晉書》第五十載有〈王羲之傳〉，其中關於鵝的典故有兩則：

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¹⁵

《晉書》中記載的非常明確，且第一句就提到王羲之「性愛鵝」，可謂一語道破天機。「王羲之愛鵝」是出於天性，沒有其他功利性，他天生喜歡鵝的姿態、

¹⁵ 房玄齡：《晉書》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1974年，頁2098-2099。

習性、叫聲等等。對史書中「王羲之換鵝」、「尋鵝」的明確記載，陳寅恪又認為載于《太平御覽》中的「孤老換鵝」一事不見於今本《世說新語》，於此認為此事為六朝人編造，殊不知《晉書》中對此事也有明確記載。今本《世說新語》載王仲宣喜驢鳴：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¹⁶

若說「孤老換鵝」的典故受到質疑，「王仲宣好驢鳴」又有多少可信度？如果「王羲之愛鵝」是因為食鵝肉解毒，那麼「王仲宣好驢鳴」是為治耳疾麼？及今日飼養兔狗寵物一類，皆為滋補之用途否？

陳又質疑「孤老換鵝」這個故事內容不合情理，言說孤老既不肯賣鵝給王羲之，當王羲之率眾前來賞鵝時此孤老又殺掉鵝烹熟待客，認為此情節前後矛盾。筆者認為，這是作為史學家的陳寅恪缺乏社會生活常識的一種主觀判斷，若從字面理解卻有此意，但在東晉那個社會動盪的環境下，生產力落後，此孤老獨居鄉間，見識必然有限。而「王羲之愛鵝」之事不可能被孤老理解，王羲之既然喜歡尋找奇特之鵝，其周圍親朋、身邊下屬必然平日處處為之留意，聽聞孤老的鵝善鳴後，手下人或奉命前往求購，受命之人前去購買甚至索要也未嘗不可能，孤老必不能明白其中邏輯，何況此善鳴之鵝在農家本作看家之用，¹⁷既可能不知道右軍為何人，又不能知曉此中利害，自然面對陌生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不允此事。而右軍聞訊後，決定親自前往觀賞求購之，這消息驚動地方，當地官員人等必然事先前往孤老處通告，而此時孤老方知即將有大人物為鵝前來，但仍不知其中目的，遂按自己的理解烹鵝盛情招待，本以為完滿，卻成了右軍之憾事。

王羲之作為一個自然之人，有保持其與生俱來天性的權利，許多有關王羲之的研究過分仰賴其當世社會歷史環境之外因，¹⁸往往忽略王羲之本人天性之內在

¹⁶ 南朝劉義慶著，張萬起、劉尚慈注譯：《世說新語注譯》傷逝第十七（1），中華書局，1998年。

¹⁷ 農家養鵝看家的歷史十分久遠，這從《莊子·山木》中「莊生善鳴之雁」這個典故可知，善鳴者，公鵝也，公鵝見生人具有攻擊性，叫聲高昂，故而有看家之用途。

¹⁸ 李澤厚認為：人的自覺成為魏晉思想的獨特精神，而對人格作本體建構，正是魏晉玄學的主

因素，這是十分可惜的。作為東晉社會權貴階層的王羲之喜歡尋常百姓所養之鵝，或者把這些有特點的鵝當作寵物，這在相當程度上不被世俗思維所理解或接受。不妨選個案例進行類比：

《左傳·閔公二年》載：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

《史記·衛康叔世家》載：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狄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狄。」狄於是遂入，殺懿公。

《東周列國志》第三十一回載：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遊，其鶴亦分班從幸，命以大軒，載於車前，號曰：「鶴將軍。」養鶴之人，亦有常俸。厚斂於民，以充鶴糧。民有饑凍，全不撫恤。

衛懿公作為國之君主，可謂權貴至極，他卻有著如此的癖好，且到了癡迷的程度，他給寵愛的鶴封賞品級和俸祿，並四處尋找品相優良的鶴分類觀賞，這不禁讓人驚歎。他的荒淫暫且不論，單就「好鶴」一事來說，源自真心，並無目的性。史書記載「右軍愛鵝」的典故雖不及「衛懿公寵鶴」那樣誇張及產生的嚴重後果，但這段典故卻可以讓我們理解王羲之與山陰道士換鵝、率眾賞鵝的真切情懷。¹⁹

那麼說到鵝，這種農家之物除了上節談到的姿態、善鳴等外在氣息，有沒有可以與家常寵物類似之處呢？選個筆者親眼所見的案例：（見圖 10）

要成就。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192。

宗白華認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最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見《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8。

¹⁹ 所謂心性所流露的情懷，對天生所感興趣之事的興奮情緒，不僅自己喜歡參與，還想把這種喜悅之情分享給身邊的人，這種參與感避免了某種程度的自我身份尷尬及可能出現的「孤芳自賞」的落寞。

劉闊，字紹卿，北京人，哲學博士，當代青年實力派小寫意花鳥畫家。紹卿喜鵝，時常下鄉尋遊，聽聞有好鵝處必親臨觀賞，凡有奇特者悉數籠回，按品相分欄養飼之。近來得精品皖西白鵝一架，一雄五雌，時雄鵝昂首高立狀，自喙尖至腳掌三尺二寸，重十六斤，²⁰頭包大如拳，體態粗壯，昂首闊步，善鳴，名高士。雌鵝略小巧肥美。鵝舍與室隔一窗，紹卿閒暇倚窗觀賞，喚曰：「高士近前」，雄鵝即臨窗而鳴；若進舍，此鵝則入懷親昵，雌鵝徘徊左右，以聲相應，可謂奇鵝也！

本節選用古今兩個案例，衛懿公作為古代君主，劉闊作為當代青年畫家，從一個權貴、一個畫家兩個不同身份佐證王羲之作為人本身的心性所求。更何況自古至今，有寵物癖好者多不枚舉，難道都有功利貪圖麼？此不一一羅列。



圖 10 畫家劉闊與皖西白鵝 2015 年初攝

²⁰ 本文所列尺寸為現代尺寸，一米為三尺；所列重量斤也為現代所用單位，五百克為一斤。



圖 10 劉闊所作〈蜀葵鴛鴦〉 2011 年

結論

「王羲之愛鵝」這個歷史典故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討論，從可查的歷史典籍不難看出，這個反應王羲之個人生活喜好的故事從其生長的年代就開始流傳。無論從《世說新語》、《晉書》還是後來的《太平禦覽》等均有記載，同時在繪畫、詩歌亦或是坊間的傳聞都比較普遍。學界的專論不多，以陳師道、包世臣兩家從書法入手的研究及以陳寅恪從天師道服食解毒這一脈絡入手的觀點為主。

本文從各個視角分析研判，根據歷史典籍的記載，從王羲之的心性及常理邏輯進行深入分析，進而排除了社會層面的因素，諸如學界所討論的魏晉風氣的特殊影響等。王羲之愛鵝從根本上說是性情所致，而非其他因素所決定的。這樣一種從研究主體本身出發的邏輯是負責任的、也有利於還原一個符合歷史情境的較為合理的推斷。

學界的研究尤其是陳寅恪的論點，太過於重視外因而忽視了人本身的邏輯判斷。誠然，陳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歷史學層面，核心議題是「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

關係」，有關王羲之的論述只是該議題的一部分而已，但就這一部分而言，陳過於糾結於資料本身的真實性與否導致其偏離了論證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晉書》所明確記載的「性愛鵝」這樣一個字眼。這種學術判斷缺乏社會生活的邏輯，也就經不起全方位的考量，使得簡單問題複雜化。

至此，「王羲之愛鵝」這樣一個歷史典故得以厘清，王羲之愛鵝是發自本性的喜歡，而非世俗所揣測的功利用途，既非「食肉解毒」，也非「執筆書寫」，更非其他。

參考資料

- [東周]左丘明撰（傳），楊柏峻編著：《左傳》，中華書局，2009年。
- [漢]司馬遷撰，顧頡剛點校，趙生群修訂：《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
- [南朝]劉義慶著，張萬起、劉尚慈注譯：《世說新語注譯》，中華書局，1998年。
- [北魏]賈思勰著，石聲漢校：《齊民要術》，中華書局，2015年。
- [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
- [唐]孟詵：《食療本草》，中華書局，2011年。
- [宋]陳師道、朱彧著，李偉國校：《歷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2007年。
- [宋]李昉等撰：《太平禦覽》，中華書局，2011年。
- [明]馮夢龍、蔡元放編，黃鈞注：《東周列國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年。
-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清鹹豐觀樂堂刻本。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徐旭平著：《唐宋詩詞分類鑒賞》，雲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李澤厚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192。
- 宗白華著：《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8。
- 週一良著：《魏晉南北朝史》，中華書局，2015年。

